

生命里的青春

■ 剑 钧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岁月的长河，拍打着青春的浪花，璀璨而短暂，却闪烁着无穷的魅力。哪怕昨天的一切，都无法复制，可年轻的影像，也会跨越时空，留下不可磨灭的美丽。这是我读魏巍先生70年前写的战地散文《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后的感悟。

初读这篇散文是在1978年的春天。在寻梦的季节里，我携着青春走进了大学校园。此文和《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必读篇目。因而，我不止一次拜读过。尤其开篇那句“青春是美丽的。但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平庸无奇，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可以因虚度而懊悔，也可以用结结实实的步子，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曾让我热血沸腾，踌躇满志。《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最早的单行本，是1952年10月由天津通俗出版社出版的。今日重读此文，仍有一种很亲切、很励志的感觉，尽管我早已不再年轻。

我读起来很亲切，是缘于文中一开头就写了24岁的青年团员戴笃伯。他来自湖南，在志愿军某连做文化教员。他带一个担架组负责抢救伤员，第一次上战场就赶上了飞虎山激战。魏巍用洗练的笔法讲述了战争的惨烈程度。起初，戴笃伯觉得，每一颗炮弹，每一颗子弹，都像专朝着自己飞过来。在炮火闪闪的红光里，一个战士从山头滚下来。不知道是被子弹打中，还是被石头绊倒……读罢，我恍然发现，我母亲在朝鲜的经历可能与之极为相似。推算一下，母亲那年22岁，也是共青团员，也是文化教员，搬过弹药，修过坑道，也面临过生死，与她一同参军的战友赵伟就牺牲在敌机的轰炸中。母亲当时与她相隔不远，都在一个山坡上，幸免于难。

母亲告诉我，她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40军119师政治部的防空洞里读到这篇油印散文的，读着读着眼圈就红了，感到魏巍写戴笃伯的心路历程太真实了。戴笃伯激战之初在山脚下蹲着，看到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又高又陡的山头，心就想：“我能够这样地害怕战争吗？我为什么老蹲在这里？我不是在决心书上写过，要迎接对我的锻炼和考验吗？”于是，戴笃伯伸直了

腰，带着担架小组爬上了攻克了的敌人阵地。山陡路窄，伤员没法抬，他就去背。连长不答应，让别人背，他急红了脸，说：“连长，我的决心书不是白写的呀！”陡坡背伤员有多难？他领教了，是头昏眼花腿软，每迈一步，腿上都有千把斤重。到最后，他“手扒着陡坡，几乎是爬行似的，咬着牙背了下去……他到底把伤员背到了包扎所。”

母亲对我说，初涉战场，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一想到昨天还活蹦乱跳的战友赵伟，转眼间就永远离开了，她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但眼泪过后是坚强，是勇敢。恰如文中所言：“当戴笃伯第二次赶往阵地去的时候，已经是不害怕了。”临行前，他将战友的水壶灌满了水，叮叮当当背了一身。战友们接到水壶拉着他的手笑着叫着，像一朵朵战地黄花在战火中绽放，这就是战中的青春。当反扑的敌人冲上来时，他拉响了平生第一颗手榴弹，这就是青春的力量。

赵伟是我母亲的南阳老乡和闺蜜。东北野战军南下时，她俩一道在湖北羊楼洞入伍，一同去了朝鲜，又同居一室。入朝不久，赵伟就在一次空袭时被敌机投下的燃烧弹活活烧死，牺牲时年仅19岁。就在头天晚上，她还有说有笑，说回国后争取读大学呢。母亲说，那场战争有着超出想象的激烈与残酷，头顶上随时都有美军的飞机轰鸣，哪有什么前方后方，到处都险象环生。可久而久之，竟习以为常了，她抱定了一个明天就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生命里的青春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二

如果把年轻看作一部青春电影，那么片头就是朝霞，片尾就是涛声；每个年轻人都是片子的导演，同样的朝霞满天，到头来，涛声却未必依旧。这是我读魏巍先生战地散文的感触。一个人的青春能否绽放光彩，能否活出人生的价值，关键还在于完善自我，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991年，我在当地新华书店买的《魏巍散文选》中，就收录了经典散文《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那会儿，我还不认识魏老，竟冒昧地把书寄到了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渴望能得到魏巍先生的签名。不久后，签名书如愿寄到我手上。我爱不释手，将其放入书柜显眼的地方。重读这篇青春美文，我记住了以下文字：“我还想说一说那些女青年们的情形。在出国之

前，为了参加朝鲜庄严伟大的斗争，她们拿着决心书三番五次的请求。不允许，就赖在首长的房子里不走，最后还不答应的时候，她们竟哭了。她们的哭声是这样的诚挚。”读到这儿，我大为惊叹，这情节竟也同母亲当年对我的讲述如出一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母亲所在部队作为一支劲旅，迅即移师到辽宁安东（现丹东），一边训练，一边待命。随着战火迅速向中朝边境蔓延，部队战前动员也开始了。“战争的味道越来越浓了，战友们都在写申请书，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也写了申请书，但两次申请都没得到批准。理由是，我身体瘦弱，体重才80多斤，又是女同志。”母亲说，“我很不服气，气得哭了鼻子，老班长薛宝芸大姐出来替我说话：‘我看郑平同志行，别看瘦小，挺能吃苦的。’最后，我被批准了，但有条件，就是保证行军跟得上队伍，不能掉队。”

母亲说这番话时，神情很平淡，似乎不是在回忆生死攸关的抉择，好像在说出越远门那般波澜不惊。我很想问，您就没想到过死亡吗？犹豫了半天，我还是没说出口。母亲看透我的心思，说：“其实，没有人喜欢战争，可美国人就是不让过舒心日子，开着坦克，一天一天逼近中国国土，唇亡齿寒，作为军人，我们别无选择。”

魏巍先生当年在战火中采访女兵时，一定流过许多眼泪，否则就不会写得这般动情。就是这些柔弱的女兵，每天背着背包、十斤干粮、十斤米、一把小铁锹，还有人背一把小提琴行进在朝鲜崎岖的山路上，有一夜竟行军九十里……就是这些坚强的女兵，每天为伤员洗衣服、捉虱子、打水、打饭、喂饭，有时忙得顾不上自己吃一口……我每每读到这里，都会动情，都会眼睛湿润。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是我的母亲。我想，70年以后，魏巍文中的这句话依然没有过时：“年青的朋友们，你们是如何的决心和气魄度着自己的青春！你们也愿意把这种豪气放在自己的青春之中吗？”

三

青春是个寻梦的季节，满目桃花盛开，樱花绽放，美丽近在咫尺，伸手便可摘到，青春又是个短暂的季节，犹如一阵春风刮过，一片花瓣，一地落英。如果不珍惜青春时光，到头来，只能是空留下遗憾。这也是我读魏巍先生青

春美文所获得的启示。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珍惜青春就是珍惜生命，浪费青春就是浪费生命。

1999年10月，我受命担任一部革命传统教育电视片的主撰稿，有幸结识了慕名已久的魏巍先生。我们一行来到北京西山的一栋小楼前，警卫员将我们迎进客厅后，只见魏巍大步迎上前，虽已满头银发，但仍带有年轻人那般火热激情。落座后，魏巍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主题仍然没有离开抗美援朝战争。他谈了朝鲜的汉江南岸，谈了松骨峰战斗，谈了年轻的志愿军勇士……一幅幅战场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不由想起魏巍《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这篇激扬青春的散文。

我在不经意间，提及了那篇美文中的戴笃伯。魏巍先生沉思片刻说，戴笃伯在那场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中，为抢救伤员、输送弹药负了重伤。第一次伤在腿上，他仍瘸着走；第二次伤到了腰部，他仍没有停步；第三次伤在了另一条腿上，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他却在离敌人更近的战壕里，用没有受伤的手向敌人扔出几颗手榴弹，直到一发炮弹在身旁爆炸，他倒在了血泊里。魏巍在急救所见到戴笃伯时，他全身裹着厚厚的纱布，惟有一张面容没有被无情的炮火灼伤，还处在深度昏迷中。魏巍深情地说，戴笃伯与他有相似的人生经历，都毕业于农村简易师范学校，都拥有当一名老师的理想，但都在青春好年华时，放下了手里的教鞭，走上了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的战场。

我听了这话久久沉默，顿感青春这个词是沉甸甸的。而今的年轻人生活在和平安宁的中国，但可否知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拜访魏巍先生时，将我一本写青春的散文集《多梦的花季》呈送先生赐教。魏老笑着说：“小刘，我送你一幅字吧。”言罢，挥毫写下：“艺无止境，但盼后来人。”

那天，离开魏老的家，我脑海里一直晃动着“青春”两个大字。年轻时，我从来也没如此深悟到，生命里的青春会如此多娇。这让我想起久远年代，那首母亲平日喜欢唱的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今天，我也想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在人的生命里，青春不是资本，是责任；青春不该消逝，该奋斗；青春不要挥霍，要播种。生命里的青春不光是今天的光环，更是明天的希望。

迷彩芳华

生命中有些地方，哪怕只去过一次，都会在脑海中烙下深刻印记。

对于上等兵邓旭来说，海拔4500米的阿里高原正是这样的地方。一年前，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第一次踩在冰山达坂上，望着眼前如脊梁一般矗立的山脉和散落在高原间柔美的靛蓝湖泊，兴奋地大喊了一声。他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里的故事写成歌，让山下的兄弟们，让外面的人们可以听到‘云端’的声音。”

3月初的一个傍晚，新疆军区某红军团高原驻训点位，星辰闪烁。如果从空中俯瞰，官兵用涂了颜料的石子铺设的简易舞台，就像一颗“红星”镶嵌在白雪还未消融的山谷里。这是团里为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搭建的“周末大舞台”。舞台上，邓旭和他的“初心乐队”正在演绎最新原创歌曲《赤胆红心90载》。

“乌云压顶，枪炮扫射。官兵前仆后继地倒下，跃起，怒吼着投掷出一枚枚手榴弹，终于把红军战旗插在城头……”背景视频里的内容，正是该团在陕北红军时期的战斗场景，与歌词“即使前方迷雾重重，不曾犹豫，不曾怕”互相映照，台下的官兵仿佛随着跳动的音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看着台下战友们的欢呼喝彩，邓旭脑海里又浮现出这一年来的和战友们在高原艰苦环境中刻苦训练、携手同行的一幕幕场景。

去年12月，连队推荐邓旭参加团里组织的业余文艺轻骑队，准备新年演出。这次演出，邓旭要跟随轻骑队前往不同兄弟单位的驻训点。出发之前，团政委向他们动员：“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下，越要用战地文艺来提振士气，希望你们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力量。”因为人手不足、底子薄弱，队员们往往需要身兼数职。“经常刚表演完一个节目就要准备下一个节目，缺氧的环境让大家体能有吃不吃，但每次看到台下战友们热情地招手和脸上灿烂的笑容，就好像有一种能量支撑着我们。”谈及首次“巡演”经历，邓旭的言语中透出自豪。

回到团里后，初上高原时种在邓旭心里的念头开始萌芽。他开始留意身边的声音，高原的风声、巡逻时的脚步声、牛羊的低吟……越来越多的灵感、旋律被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上。一有时间，邓旭就带着“初心乐队”将那些积攒的素材填词谱曲，编配成歌。不少歌曲在战友间传唱，也成为了邓旭和队员们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

今年正值红军师成立90周年。不久前，团里又组织大家观看《血脉——呼啸大西北》《红军师》等纪录片。与入伍之初时的观看感受不同，如今在雪域高原斗风雪、战严寒一年多的经历，让邓旭对红军师前辈们“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他与乐队队员们商量，就以《赤胆红心90载》为题，创作一首体现红军传人忠诚英勇精神的歌曲。

唱首心灵深处的歌

■ 贾国梁

邓旭结合入伍以来一次次“红色讲堂”的学习和高原驻训期间记在本上的灵感片段，很快谱好了曲。但在填词上，队员们犯了难。往常写的歌都是在唱战友们的日常生活，填词信手拈来，但为红军师90周年写词，他们感到有点力不从心，难以完全表达出红军师的光辉历史和前辈们的崇敬之情。“我们去请教团政委指导员吧，他对师史很了解，也很擅长创作。”吉他手刘一江提醒大家。

政委在听了几遍乐曲小样后，回想起红军师转战9省区，历经10余次换防的风雨历程，提笔写下“窑洞的一盏茶，凄美的格桑花，天山那朵雪莲还在说着话。”当听到副歌部分如战斗号角般激昂的和弦，他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沈家岭战斗中英勇无畏的革命前辈奋勇杀敌的情景，随即添上“山岭无情，鲜血洒，他不怕。”一直写到凌晨，歌词终于成稿。

在“周末大舞台”上演唱《赤胆红心90载》，是这支歌的“首秀”，也是“初心乐队”为红军师成立90周年文艺晚会进行的一次预演。虽然这次演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回到彩排室，邓旭还是带着乐队成员将录好的歌曲反复细听，继续修改完善。

深夜的阿里高原繁星交织，绵延的雪山上，战士挺拔的身影傲然屹立于峭壁。从“陕北闹红”到“边区屯田”，从八百里秦川到边疆雪域，90载岁月的红色血脉已深深印刻在每一名红军传人的心灵深处。



阅图

“战友”情深

■ 摄影 文明

这幅作品拍摄于第76集团军某骑兵连训练间隙。画面中，一名战士深情地抚摸着满身是汗的“无言战友”，疼爱之情溢于言表。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使画面主体更加饱满生动，凸显了骑兵与战马之间深厚的感情。

(点评：陶顺涛)

军营故事绘

“红岩精神”润心田

■ 书 川 黄华添

传承“红岩精神”，争做红色传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一茬茬官兵在“红岩精神”感召下，知责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军征途上续写奋斗故事。下面这组漫画带您走进属于他们特有的“红岩青春”。



红岩展厅宣誓



聆听红岩故事



阅读《红岩》书籍



实地参观见学



交流初心感悟



苦练战斗本领

活力军营

早春时节，在“三个泉”边防连的营院外，冲天白杨、戈壁红柳，一只只喜鹊在摇曳的枝头欢唱。野鸡三两相嬉，山雀结伴成群，野兔不时穿梭在灌木丛中，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三个泉”因泉而得名。荒山草丛中，三眼神奇的泉水奔涌相连，由西向东汇成三个小湖。“低头观鲤鱼，抬头赏瓜果。人在园中走，如在画里游。”指导员穆帅说起连队生态园新景观，一脸欣慰。

蓝天白云下，微风吹拂，湖中波光粼粼，偶尔有野鸭掠过湖面，几条游鱼泛出水花。湖边上还修葺了凉亭、小桥和长藤走廊，成排的白杨树、苹果树错

绿染边关

■ 肖承祯

落有致。地暖式蔬菜大棚内，一畦青翠欲滴的油麦菜长势正旺。紧挨着的是几畦小白菜、菠菜和高高、嫩绿的幼芽已破土而出。盯着这片鲜活的绿色，中士付平说：“再过半个月，这些菜就能上餐桌啦。”

在这荒凉寂寞的戈壁深处，绿色显得弥足珍贵。1963年，第一代官兵栽下的钻天杨，如今已有两人合抱那般粗。从那时起，绿色的种子便在这里扎下根，绿色的希望在边防官兵的心中代代

传承。“这片海棠年年果实满枝，下个月我们把喷灌设施安装到那里，让这光秃秃的山坡也披上绿装。”指着不远处的山坡，穆指导员的眼睛里充满希望。

下士陆文富性格开朗活泼，几年前分配到连队守防时，看到“光秃秃一片”的戈壁滩，心里有些失落，变得不爱说话。后来，他在执勤巡逻之余，和老兵们一起植树、种菜，绿化营院。慢慢地，

陆文富适应了戈壁滩的生活。每逢连队组织卡拉OK文体活动，他总爱唱《绿旋风》《美丽中国走起来》……

“播撒绿荫绿戈壁，是每一名边防战士的梦想。”连长时吉煜介绍，他们从10多公里外运来细土，改造荒滩裸地，顶着烈日酷暑挖坑栽树、蓄水养鱼，种上藤黄植被，让营区一点点披上了绿装。

步入连队后院，3眼泉水汩汩而出，细流汇聚成一条小溪，缓缓流向远处。溪流两岸，一代代守防官兵播种的柳树已长得茂密成林。昔日无人问津的“泉水沟”，如今成了官兵休闲娱乐的“水上乐园”。

远处的山峰仍是白茫茫一片，可笔者分明看到，在“三个泉”边防连，戈壁深处的绿荫正在延伸，绿染边关，沁入心脾。